

續資治通鑑

壽潛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湖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六十一 起昭陽軍開正月
盡十二月凡一年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嘉祐八年 遼清寧九年 春正月己酉翰林學士范鎮知貢舉 辛亥遼主如鴛鴦渚立皇子濬爲梁王濬爲皇后所生幼

而能言好學知書遼主嘗曰此子聰慧殆天授與時年六歲封爲王 癸丑詔夏國主諒祚所遣進奉人石方稱

宣徽南院使非陪臣官號自今宜遵用誓詔無得僭擬 丙寅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審官院韓贊兼判都水監初

置都水監欲重其事以知雜御史判至是知雜趙抃辭以不知水事故命贊焉 戊辰宰相韓琦言秦州永寧寨

舊以鈔市馬自修古渭寨在永寧之西而蕃漢多互市其間因置買馬場凡歲用緡錢十餘萬實耗國用詔復置

場永寧罷古渭寨所置場蕃部馬至徑鬻于秦州 己巳以充儀俞氏爲昭儀婕妤楊氏爲修儀周氏爲婉容

辛未遼禁民鬻銅 二月癸未帝不豫甲申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乙酉太子少傅致仕田況卒贈太

子太保諡宣簡況明敏有文武才其論天下事甚多如併樞密院於中書以一政本日輪兩制館閣一員於便殿

備訪問以錫慶院廣太學興鎮戎軍原渭等州營田汰諸路宣毅廣捷等冗軍策元昊勢屈納款必令盡還延州

侵地無過許歲幣併入中青鹽請戮陝西陷沒主將隨行親兵其論甚偉然不盡行也始遼侵澶州略得數百人

以屬況父延昭延昭哀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生八子多知名況長子也保州之役況殺降卒數百人朝廷壯

其決後大用之然卒無子以兄子爲後 丙戌中書樞密院奏事於福寧殿之西閤見帝所御幄帘褥皆質素

暗獎久而不易帝顧韓琦等曰朕居宮中自奉正如此耳此亦生民之膏血也可輕費之哉三月甲辰詔前鄆州觀察推官孫兆邠州司戶參軍單驥診御脈帝初不豫醫官宋安道等進藥久未效而兆與驥皆以醫術知名特召之丙午詔中書劾宋安道等罪以聞戊申太子太保致仕龐籍卒時帝不豫廢朝臨奠皆不果第遣使弔賻其家贈司空兼侍中諡莊敏籍長於吏事持法深峭軍中有犯者至或斷斬刳磔或累笞至死以故士卒畏服而治民有惠愛及爲相議者以爲聲望減於治郡時云甲寅昭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李昭亮卒贈中書令諡良傳昭亮爲人和易諳習近事於吏治頗通敏善委任僚佐故數更藩鎮無它過壬戌孫兆爲殿中丞單驥爲中都令仍令校正醫書封神應侯扁鵲爲神應公皇城使宋安道等皆降官癸亥御內東門幄殿甲子御延和殿賜進士閩人許將等一百二十七人及第六十七人同出身諸科一百四十七人及第同出身又賜特奏名進士諸科一百人及第同出身諸州文學長史乙丑以聖體康復宰臣詣東上閤門拜表稱賀辛未晦帝崩于福靈殿是日帝飲食起居尙平靈甲夜忽起索藥甚急且召皇后皇后至帝指心不能言召醫官診視投藥灼艾已無及丙夜遂崩左右欲開宮門召輔臣皇后曰此際宮門豈可夜開且密諭輔臣黎明入禁中又取粥於御廚醫官旣出復召入使人禁守之夏四月壬申朔輔臣入至寢殿后定議召皇子入告以帝晏駕使嗣立皇子驚曰某不敢爲某不敢爲因反走輔臣共持之或解其髮或被以御服召殿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及宗室刺史以上至殿前諭旨又召翰林學士王珪草遺制珪惶懼不知所爲韓琦謂珪曰大行在位凡幾年珪悟乃下筆至日昃百官皆集猶吉服但解金帶及所佩魚自垂拱殿門外哭而入班福靈殿前哭止韓琦宣遺制皇子卽皇帝位見百官於東楹百官再拜復位哭乃出帝欲亮陰三年命韓琦攝冢宰輔臣皆言不可乃止

華云仁宗舉廟慈聖光獻皇后祔不廢密召英宗入禁中降內批宣大臣明日卻問候曉開內東門乃啓垂拱殿後門宣上旨令大臣由垂拱殿入率相韓琦而下至福寧殿下再拜升階扣簾欲進內侍言皇后在此琦却立后發哭曰天下不幸夜來官家忽然上仙大臣發哭后曰怎奈何相公官家無子琦曰皇后不可出此言皇子在東宮何不便宜入后曰只是宗室立了他後莫有人爭琦曰更何可擬議后乃曰皇子已在此方命卷簾時英宗已即位了琦退謂同列曰適來敢亂發一言都子宜班草這制殿帥御衣戒殿前班兵日今入殿候見吾山呼拜時汝輩方得山呼拜扣殿階日宰相欲上殿看官家琦皇后許之時英宗散髮被面覆以幘子實徐撥拂開髮書觀之降殿山呼拜殿前班亦山呼拜時朝論稱有如此宰相殿帥天下豈不宴然案司馬氏日記則英宗在外翼且召入韓琦家傳亦云遣使扶侍皇子須臾皇子到與日記略同如直筆所載琦對后語若果有之家傳必不肯遺恐出于傳聞未可信也又此時殿帥乃李瑄而鄭質爲馬軍帥直筆蓋誤今並不取鄭氏開見錄亦云仁宗大漸之夕光獻即召英宗入翼日大臣方入與蔡氏直筆同然質錄本紀皆云輔臣至福寧殿皇后傳遺旨命皇子即位不云先召皇子入也 癸酉大赦優賞諸軍如

乾興故事時禁衛或相告乾興內給食物中有金既而宮中果賜食衆視食中無有紛紛以爲言殿前副都指揮使李璋呼什長謂曰爾曹平居衣食縣官主上未臨政已優賞爾何功復云云敢誼者斬衆乃定判吏部南曹王端言公卿子弟襁褓得官未嘗蒞事而錫服與年勞者等何以示勸請從蒞日始遂著爲令端質之弟也 遣使告哀於遼及夏國 三司奏乞內藏庫錢百五十萬貫綢絹二百五十萬匹銀五萬兩助山陵及賞賚從之 帝

初卽位與輔臣言皆不名及將責降醫官有欲爲孫兆單驤地者言于帝曰先帝初進兆等藥皆有驗不幸至此乃天命也非醫官所能及帝斂容曰聞兆等皆兩府所薦信乎對曰然帝曰然則朕不敢與知唯公等裁之皆惶恐甲戌兆編管池州驤峽州同知時責降者十二人獨兆驤得遠地云 乙亥羣臣表請聽政不從 詔天下官

名地名入姓名與御名同者改之改部署曰總管 命韓琦爲山陵使 先是輔臣奏事帝必詳問本末然後裁

決莫不當理中外翕然皆稱明主是日晚忽得疾不知人語言失次復召已責降醫官宋安道甄立里秦宗一王士倫等入侍疾 丙子尊皇后曰皇太后 丁丑羣臣三上表請聽政戊寅詔許之既而以疾不果有司請改日

大斂司天監言卜近日則不利帝及太后帝令避太后而已卯大斂帝疾增劇號呼狂走不能成禮韓琦亟投杖褰簾抱持帝呼內人屬令加意擁護又與同列入白太后下詔候聽政日請太后權同處分禮院奏請其日皇

帝同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中書樞密院仁班起居以次奏事或非時召學士亦許至小殿皇太后處分繡吾羣臣進名起居于內東門從之

考吳昇燕曰韓琦投杖襄陽擁護英宗事據家傳及王巖叟別錄國史館無

辛巳命遼賀乾元節使保靜軍節度使耶律穀等

進書莫梓宮見帝于東階令閣門以書幣入始遼使至德靖廷臣有欲卻之者有欲俟其至國門諭使之還者議

未決太常丞集賢校理邵亢請許其使者奉國書置樞前俾得見帝以安遠人詔從其言時龍圖閣直學士周沆

館伴遼使者初未許見先詔取書置樞前使者固請見曰取書非故事也帝以方衰經辭焉使者執書不肯授閣

門沆曰昔北朝有喪吾使至柳河而還今朝廷重鄰好聽北使至京師達命於几筵恩禮厚矣奈何更以取書爲

嫌乎使者立授書然帝亦卒見穀等朝廷未知遼主之年沆乘間雜它語以問使者出不意遼對以實既而悔之

相顧曰今復應兄事南朝矣壬午輔臣入對於柔儀殿西閣皇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初議帝與太后

同御東殿垂簾輔臣合班以次奏事及是帝方服藥權居柔儀殿東閣之西室太后居其東室輔臣既入西室候

問聖體因奏軍國事太后乃獨御東殿輔臣以政事復奏於簾前云癸未內出遺留物賜兩府宗室近臣主兵

官有差富弼文彥博時居喪皆遣使就賜之知諫院司馬光言國家用度素窘復遭大喪累世所藏幾乎掃地傳

聞外州軍官庫無錢之處或借貸民錢以供賞給一朝取辦逼以極楚當此之際羣臣何心以當厚賜因固辭卒

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以金遺其舅氏焉甲申宰相韓琦加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進封衛國公

考吳昇燕曰琦本傳稱進封衛國實錄稱魏國今從本傳曾公亮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樞密使張昇參知政事歐陽修趙槩並加戶部侍郎樞密

副使胡宿吳奎並加給事中知諫院司馬光上皇太后疏曰殿下初攝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觀聽以占盛德臣以

爲凡名物禮數所以自奉者皆當深自抑損不可盡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以成謙順之美大臣忠厚如王曾清

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之用之與共謀天下之事鄙猥如馬季良謏詔如羅崇勳者當疏之遠之不可寵以祿位聽采其言也臣聞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況后妃與國同體休戚如一若趙氏安則百姓皆安況於曹氏必世世長享富貴明矣爲政之道莫若至公願殿下熟察羣臣中有賢才則舉之有功則賞之職事不修則廢之有罪則刑之俟皇帝聖體平寧授以治安之業自居長樂之宮坐享天下之養則聖善之德冠絕前古雖周之文母漢之明德不足比也 乙酉作受命寶命歐陽修篆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發諸

路卒四萬六千餘人修奉山陵 丙戌以國子監所印九經及正義孟子醫書賜夏國從所乞也 丁亥以皇子

右千牛衛將軍仲鍼爲安州觀察使光國公右內率府副率仲糾爲和州防禦使樂安郡公仲格爲博州防禦使大寧郡公 翰林學士王珪上言聖體已安皇太后乞罷權同聽政卽命珪草還政書旣而不行 熒惑自去年

八月庚辰夕伏積二百四十九日命輔臣祈禳於集英殿 己丑晨見東方 癸巳權三司使蔡襄奏大行山陵

一用永定制度于是右司諫王陶上言民力方困山陵不當以永定爲準其後京西轉運使吳充楚建中知濟州

田棐相繼上言請遵先帝遺詔山陵務從儉約皇堂上宮除明器之外金玉珍寶一切屏去建中須城人也禮院

編纂蘇洵亦貽韓琦書切諫至引華元不臣以責之琦爲變色乃詔禮院與少府監議惟省乾興中所增明器而

已其他猶一用定陵制度 考異李淑曰盧士宗傳云士宗爲少府監典工作造方中諸物比乾興省費十餘萬緡按實錄云省乾興所增明器而已然則一種自費十餘萬緡也士宗傳似飾說今不取 右司諫直集賢院同

修起居注鄭獬上言今國用空乏財賦不給近者賞軍已見橫斂富室嗟怨流聞京師竊惟先帝節儉愛民出于

天性無珠玉奇麗之好無犬馬游觀之樂服御至于澣濯器玩極于朴陋此天下所共知也今山陵制度乃取乾

興最盛之時爲準獨不傷先帝節儉之德乎臣以爲宜敕有司條具名數再議減節 帝自不豫以來喪皆禮官

執事羣臣奉慰則垂簾不坐乙未大祥始親行禮又卷簾坐受慰人心少安 丁酉起復文彥博固辭表三上乃聽終喪尋有詔給俸賜比宰臣之半彥博又辭許之 戊戌司馬光上疏曰竊惟大行皇帝春秋未甚高以宗廟社稷之重超然遠覽確然獨斷知陛下仁孝可守大業擢於宗室之中建爲嗣子授以天下其恩德隆厚固非微臣所能稱述今不幸奄棄萬國陛下哀慕過禮以至成疾中外聞者莫不感泣知大行皇帝能爲天下得人治平之期企踵可待今者聖體痊平初臨大政舉措云爲不可不審爲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惡而已願陛下難之重之精心審慮如射之有的必萬全取中然後可發也陛下思念先朝欲報之德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孝之至過人遠甚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夙夜匪懈謹終如始以結億兆之心形四方之化則福祚流于子孫令聞垂於無窮矣古者人君嗣位必踰年然後改元願陛下下一循典禮勿有變更于中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也自漢氏以來始從權制以日易月臣願陛下雖仰遵遺詔俯徇羣情二十七日而釋服至於宮禁之中音樂游燕吉慶之事皆俟三年然後復常以盡送終追遠之義焉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爲其父母齊衰期爲所後者之親皆如子而爲己之親皆降一等蓋以特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也漢宣帝自以爲昭帝後終不敢加尊號於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于布衣親冒矢石以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敢加尊號于鉅鹿郡尉南頓君此皆循大義明至公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至于哀安桓靈咸自旁親入繼大統皆追尊其祖父此不足爲孝而適足犯義侵禮取譏當時見非後世願陛下深以爲鑑杜絕此議勿復聽也 己亥羣臣上表請臨朝聽政表三上乃許之 庚子立京兆郡君高氏爲皇后北作坊使遵甫之女遵甫繼勳子也母曹氏皇太后親姊后四歲與帝同育于禁中仁宗常謂太后他日

必以相配太后許諾既長出宮慶曆七年歸于濮邸封京兆郡君于是正位 五月癸卯以太常少卿李受爲左

司郎中屯田員外郎王獵爲刑部員外郎並充天章閣待制受兼侍讀獵兼侍講昭宣使端州刺史右班副都知

石全育領原州團練使充入內副都知故事都知四人至是并全育而五詔後有闕勿補 遼尼嚙古舊作溫魯
古今改蕭

呼敦舊作胡謀
觀今改逆日甚呼敦欲速發尼嚙古說其父重元可詐稱疾欲俟遼主臨問卽圖弑逆既而忌耶律仁先

在朝謀不果發尼嚙古呼敦合言於遼主曰仁先可任西北路招討使遼主將從之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舊作乙
辛今改

諫曰仁先帝舊臣德冠一時不可遽離朝廷遼主悟丙午以仁先爲南院樞密使徙封許王 庚戌封長女爲

德寧公主第二女爲寶安公主第三女爲壽康公主 詔山陵所用錢物並從官給毋以擾民詔雖下然調役未

嘗損也三司計山陵當用錢糧五十萬貫石而不能備或請移陝西緣邊入中鹽于永安縣轉運副使薛向陳五

不可且乞如其數以獻許之 以右司諫王陶爲戶部員外郎直史館充皇子位伴讀屯田員外郎周孟陽祕書

丞孫思恭充皇子位說書孟陽自以王官教授與帝有潛龍之舊而李受王獵皆非帝故識顧先得待制由是觖

望固辭說書不拜 丁巳賜鄭州公使錢五百貫以靈駕所過故也 富弼既除喪戊午授樞密使禮部尙書同

平章事 庚申翰林學士王珪奏謹案曾子問曰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誅之春秋公羊說讀

誅制諱於南郊若云受之于天然乾興元年夏既定眞宗皇帝諡其秋始告天于圜丘史臣以爲天子之諡當集

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尙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于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近制唯詞臣撰

議卽降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臣奉命撰上先帝尊諡欲望明詔有司稽詳舊典先之南郊而後下

臣之議庶先帝之茂德休烈有以信萬世之傳詔兩制詳議翰林學士賈黯等議如珪奏從之 戊辰皇子仲鍼

仲糾始就東宮聽讀是日初御延和殿帝疾猶未平命輔臣祈福於天地宗廟社稷及景靈宮寺觀又遣使禱嶽瀆名山 六月癸酉帝復以疾不出是時唯兩府得入對柔儀退詣內東門小殿簾帷之外復奏政事于皇太后

如初 先是禮院言大行祔廟而太廟七室皆滿請增置一室詔兩制及待制以上與禮官攷議觀文殿學士孫抃等議曰謹案禮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曰世爲昭穆云者據父子之正而言也若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數之矣商祖丁之子曰陽甲曰盤庚曰小辛曰小乙四人皆有天下而商之廟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爲一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父祖丁是古之兄弟相及昭穆同而不以世數數之明矣故晉之廟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十一室而九世中宗睿宗之於高宗恭宗文宗之於穆宗

恭宗恭宗即敬宗也宋人章疏選真祖諱改稱今仍其本文

唐考異無

同居穆位國朝太祖爲受命之祖太宗爲功德之宗此萬世不遷者也故太祖之室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大行皇帝稱孝孫而禘祫圖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蓋先朝稽用古禮而著之於祀典矣大行皇帝神主祔廟請增一室爲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詔從之于是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盧士宗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司馬光議曰臣等謹案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之廟百世不毀其餘昭穆親盡則毀示有終也自漢以來天子或起于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尙在三昭三穆之數故或祀四世或祀六世其太祖以上之主雖屬尊于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帝之世太上廟主瘞於寢園魏明帝之世處士廟主遷于園邑晉武帝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遷豫州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其神主蓋以太祖未正東向之位故止祀一昭一穆若太祖已正東向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爲七世矣唐高祖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洪農府君高宗祔廟又遷宣帝皆祀六世此前世之成法也惟明皇立九室祀八

世事不經見難可依據今若以太祖太宗爲一世則大行皇帝祔廟之日僖祖親盡當遷於西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太廟更不須添展一室詔抃等再議于是復上議曰自唐至周廟制不同而皆七世自周以上所謂太祖非始受命之主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爲立廟之始祖方廟數未過七世之時遂毀其廟遷其主致三代之禮未嘗有此漢魏及唐一時之議恐未合先王制禮之意臣等竊以爲存僖祖之室以備七世之數合於經傳事七世之明文而亦不失先王之禮意詔恭依 戊寅以翰林學士權

三司使蔡襄爲修奉太廟使襄乃以八室圖奏御又請廣廟室並夾室爲十八間從之 帝自感疾卽厭服餌薛

琦嘗親執藥杯以進帝不盡飲而卻之藥汚琦衣太后亟出服賜琦琦不敢當太后曰相公殊不易皇子仲鍼侍

側太后曰汝盍自勸之帝亦弗顧 丁亥詔今歲制科舉人著作佐郎趙商等十七人權罷將來到場便赴祕閣就試商安仁人

考異商一本作高商卽州侯政人與商義實不同蓋別一人也

以兵部郎中權判大理寺陳太素知明州太素任刑法二十餘年朝廷

有大獄疑則必召與議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寒暑不變子弟或止之答曰囹圄之苦其不堪甚于我也以耳疾數求罷執政以爲任職弗許久之乃出守 癸巳司馬光上太后及帝疏曰皇帝聖體平寧之時奉事皇太后承順顏色宜無不如禮若藥石未效而定省溫清有不能周備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它人不能聞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蓋言骨肉至親正當以恩意相厚不當較輜銖之是非也伏望皇帝思孔子之言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姦人欲有開說涉于離間者當立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知讒佞之徒不能欺惑聖明也帝初以憂疑得疾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太后對輔臣嘗及之韓琦因出危言感動太后曰臣等只在

外見得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然照管矣同列爲縮頸流汗或謂琦曰不太過否琦曰不如此不得聞有傳帝在禁中過失事衆頗惑之琦曰豈有殿上不曾錯一語而入宮門卽得許多錯琦固不信也傳者亦稍息

考吳李兼曰此據琦家傳及別錄與十一月末所載略同蓋此時琦未赴昭陵後時歸自陵下不妨兩存之

戊戌山陵使韓琦奏山陵諸頓所調物過多乞選朝臣一員付之計度乃命鹽鐵判官楚建中往裁其數時三司使蔡襄總應奉山陵事凡調度供億皆數倍勞費既廣已而多不用議者非之帝疾既平猶未御正殿御史中丞王疇上疏曰今四方之人翹足引首傾耳注目願觀新政者累月于茲而未御正殿以見羣臣議者皆謂聖躬既已平復但以未經先帝卒哭不忍視朝此實天子之孝逾於高宗矣今易月之期已在卒哭之外惟引禮制情顧思大誼早御前殿南面聽政赫然日升萬物咸覩臣民之望也秋七月乙巳以侍御史呂誨爲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辛亥知諫院司馬光言竊見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軍事各遣親屬進賀表至京朝廷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例推恩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後來因循不能革正國家爵祿本待天下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爲太濫今縱不能盡罷此等恩澤其進表人若五服內親或乞等第受一官其無服非親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庶幾少救濫官之失同修起居注鄭獬亦以爲言且曰昔眞宗初卽位有事于南郊舊例羣臣皆得遷秩而眞宗以爲僥倖太甚遂命止加勳階眞宗已嘗革濫賞于南郊之初則陛下亦宜絕繆恩于登極之後也執政謂已行之詔難于復改遂寢其議壬子初御紫宸殿中書樞密奏事帝自六月癸酉不御殿至是始見百官感慟者久之其後隻日御前殿隻日御後殿惟朔望則前後皆不御至祈廟始如故丙辰夏主遣使來祭弔其使者固求入對弗許諒祚所上表輒改姓李賜詔詰之令守舊約司

馬光言聞夏國所遣使人前日不肯門見固求入對朝廷不許勒歸館舍竊以陛下繼統之初蕃戎皆欲瞻望天
表又聞向曾不安意謂未能視朝所以敢爾桀黠今陛下已御正殿臣謂何惜紫庭數步之地使之稽首拜伏瞻
仰清光庶識陛下神武之姿必能鎮服四海 丁巳遼使祭大行皇帝于皇儀殿遂見帝于東廂帝慟哭久之使

者言及大行輒出涕後數日遼使辭于紫宸殿命坐賜茶故事當賜酒五行自是終諒闇皆賜茶而已 遼皇太

叔重元與其子尼嚕古久萌逆志會遼主獵于灤河之太子山扈從諸官多重元之黨尼嚕古遂欲因此竊發戊

午雍睦宮使耶律良聞其謀以遼主篤於親愛不敢遽奏密言于太后太后託疾召遼主告之且曰此社稷大事

宜早爲計遼主詰良曰汝欲聞我骨肉邪良曰臣若妄言甘伏斧鑕陛下不早備恐墮賊計如召尼嚕古不來可

卜其事遼主從其言旋召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告之仁先曰此曹凶狠臣固疑之久矣遼主命仁先察捕之仁

先出還顧曰陛下宜謹爲之備尼嚕古見使者來召知事泄羈使者於帳中欲害之使者以佩刀斷帘而出馳至

行宮以狀聞遼主始信尼嚕古與蕭呼敦遽招集其徒黨得四百人奉重元將發帳前雨赤如血遂前趨帷宮遼

主倉卒欲往北南院仁先曰陛下若舍扈從而行賊必躡其後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豈可往乎仁先子託卜嘉

仁先以討賊事仁先亟令環車爲營折行馬作兵仗率官屬近侍三十餘騎陳柅柅外賊勢甚銳太后亦親督衛

士禦之及戰南府宰相蕭德唐古今從傳身先搏賊摧其鋒賊衆披靡尼嚕古躍馬突出近侍詳袞舊作詳今改阿蘇阿斯

改今射殺之重元衆稍退仁先以五院部蕭塔喇舊作塔喇今改所居最近亟召之分遣人集諸軍先是尼嚕古廣結徒黨而

一時不能遽集殿前都點檢耶律薩喇圖舊作撒喇圖今改適在圍場聞亂劫奚人獵夫來援既至聞尼嚕古已死大慟謂

宋紀 仁宗皇帝 六

重元曰我輩惟有死戰胡爲若兒戲自取滅亡今行宮無備乘夜劫之大事可濟若俟明旦彼將有備安知我衆不攜貳邪一失機會悔將奚及蕭呼敦曰倉卒中黑白不辨若內外軍相應則吾事去矣黎明而發何遲之有重元聽呼敦計令四面巡警是夜呼敦率同黨擁立重元僭位號呼敦自爲樞密使及旦重元與呼敦薩喇圖暨其黨統軍使蕭特里德舊作迭里得今改興聖宮太保古迪舊作古迭今改陳王特布舊作帖不今改等率奚人二千直犯行宮會蕭塔喇以援兵至北面林牙耶律迪里舊作徹烈今改亦赴援耶律仁先曰賊勢不能久當俟其氣沮攻之乃令耶律伊遜蕭德蕭罕嘉努蕭惟信耶律良等分領宿衛及援師背營而陳乘間奮擊賊稍卻罕嘉努諭諸獵夫曰汝曹去順效逆徒取族滅何若悔過轉禍爲福獵夫皆投仗首服賊黨大潰重元率數騎走仁先等追殺二十餘里陳斬薩喇圖禽特里德古迪殺之呼敦單騎遁至十七澤投水死遼主握仁先手曰平亂皆卿之功也己未遼主命捕誅逆黨以蕭呼敦首助亂誅其五子詞連其父陳王孝友併誅之前樞密使蕭革以子爲重元婿預逆謀凌遲死革得倖兩朝恣爲姦惡至是始正典刑聞者快之尼嚕古所交結多不逞之徒蕭特里德少不羈好射獵以詐褒從伐夏失利還旋獲罪決大杖削爵爲民及復用遂附尼嚕古古迪好戲狎不修繩檢膂力過人善擊鞠薩喇圖尤凶暴尼嚕古所與謀者皆此類故速敗庚申重元北走大漠度不能免嘆曰尼嚕古使我至此遂自殺辛酉遼主論定亂功許王耶律仁先進封宋王加尚父爲北院樞密使遼主親製文以褒之復命畫灤河戰圖以旌其功趙王耶律伊遜進封魏王爲南院樞密使以蕭罕嘉努爲殿前都點檢封荆王蕭惟信加太子太傅並賜功臣號蕭德封漢王耶律迪里遙授臨海軍節度使宿衛官耶律託卜嘉等並加上將軍諸護衛及士卒庖夫弩手等四百餘人各授官有差以耶律良首告變命籍橫擢漢人行宮都部署遼北府宰相姚景行方以疾告歸中道聞重元亂

收集行旅得三百餘騎偕南府宰相楊續勤王比至賊已平遼主嘉其忠賜以逆人財產 癸亥遼特布訢爲重

元所脅命削爵流鎮州

攷吳契丹國志載重元事略同遼史長編云宗元子楚王洪孝性陰狠與宗嘗言其目有反相至是以其黨四百人直犯幽州一日行五百里明日自殺案洪孝當即尼嚕古之漢名遼史闕書或削而不書也遼主未嘗傷臂當時平亂諸臣亦無蕭福美之名疑長編傳聞之誤也今從遼史又長編云燕京留守耶律明與宗元通謀餽兵入城授甲欲應之耶律留守某將漢兵距爲會使者以金遂爲斷明先所遣來使者數人悉

宗元之黨也過白溝悉以糧車載去諫之獨蕭福美以兄福美有功得免所載之事俱不見遼史然其時南京未嘗有變重元北走大漠非南趨幽州也今以遼史爲據餘悉不取

八月庚辰王珪議上大行皇帝諡曰神文聖

武明孝廟號仁宗 辛巳詔軍頭司引見公事如故司馬光言人君之職有三而已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

賞二也審罪而刑罰三也材有短長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大小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

當用心也伏見國家舊制百司細事如三司鞭一胥吏開封府補一廂鎮之類往往皆須奏聞崇政殿所引公事

有軍人武藝國馬芻秣之類皆躬親閱視此蓋國初權時之制施于今日頗傷煩碎陛下龍興撫運聖政惟新臣

愚以爲宜令中書樞密院檢詳中外百司自來公事須申奏取旨及後殿所引公事其間不繫大體非人君所宜

躬親者悉從簡省委之有司陛下養性安身專念人君之三職足以法天地之易簡致虞舜之無爲天下幸甚

癸巳以生日爲壽聖節 九月庚戌詔以皇子位爲興慶宮既而知諫院呂誨言唐有此宮名改曰慶寧 辛亥

以皇子仲鍼爲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淮陽郡王改賜名頊仲糾爲明州觀察使祈國公賜名頊仲恪爲耀州觀

察使鄆國公賜名頊 戊午上仁宗諡冊于福靈殿 遼肅革既獲罪論者追思耶律義先之言已未追封義先

爲許王 壬戌以皇子位伴讀王陶爲淮陽郡王府翊善皇子位說書孫思恭爲侍講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兼史

館檢討韓維爲太常丞充記室參軍陶等請王受拜不許呂誨言王今未出閣當且設師友不宜遂置僚屬臣欲

朝廷先正陶等名位名位既正則禮分自安況王年已長當早令出閣開府建官翊善侍講自爲僚屬于事體卽

無不順 帝既視朝前後殿而于聽事猶持謙抑御史中丞王疇上疏曰廟社擁佑陛下起居平安臨朝以時僅踰半載而未聞開發聽斷德音遏塞人情缺然臣屢嘗論奏願陛下撥去疑貳日與二府講評國論明示可否而迄今言動寂寥中外未有所傳此蓋議論之臣辭情淺狹不能仰藉君聽伏望思太祖太宗艱難取天下之勞真宗仁宗憂勤守太平之力勉於聽決大政以慰母后之慈勿爲疑貳謙抑自使盛德闡然不光也 冬十月戊辰朔遼主如興王寺庚午以六部太保耶律哈穆舊作合水今改知南院大王事 遼主如瀋陽 甲午葬仁宗于永昭陵 乙未以左司郎中知制誥張瓌爲左諫議大夫以瓌在先朝嘗建言密定儲副特錄其功也 十一月己亥虞主至自山陵皇太后迎奠於瓊林苑太后乘大安輿輦如肩輿而差大無扇簞不鳴鞭侍衛皆減章獻之半所過起居者或呼萬歲庚子虞於集英殿先是五虞皆在途及是大虞猶用在途之禮帝不親祭知制誥祖無擇知諫院司馬光奏請親虞御史中丞王疇亦以爲言下禮院詳議謂宜如無擇等奏乃詔翼日親虞既而帝不豫卒令宗正卿攝事光卽奏陛下幸聽臣言命有司設親祭之禮而今復不出在列之臣無不愕然自失伏望陛下來日雖聖體小有不康亦當勉彊親祭以解中外之惑然帝竟以疾故訖九虞不能出也 甲辰帝親祭虞主而不哭名曰卒哭舊無卒哭之禮于是用呂夏卿議始行之 丙午祔仁宗神主于太廟廟樂曰大仁之舞以王曾呂夷簡曹瑋配享廟庭 己酉減東西二京罪囚一等免山陵役戶及靈駕所過民租 庚戌詔州軍長吏舉精於醫術者令赴闕 辛亥遼遣蕭素等來賀卽位 甲寅賜太常少卿孔叔詹金紫叔詹監裁造務以勞當遷帝不欲以卿監賞管庫之勞故有是賜自是以爲例 是月司馬光上皇太后疏曰仁宗皇帝憂繼嗣之不立念宗廟之至重以皇帝仁孝聰明選擢宗室之中使承大統不幸踐阼數日遽嬰疾疹雖殿下撫視之慈無所不至然醫

工不精藥食未效竊聞婦日疾勢稍增舉措語言不能自擇左右之人一一上聞致殿下以此之故不能堪忍兩宮之間微相責望羣心憂駭不寒而栗臣是用日夜焦心隕涕側足累息寧前死而盡言不敢幸生而塞默也伏以皇帝內則仁宗同堂兄之子外則殿下之外甥壻自童幼之歲殿下鞠育於宮中天下至親何以過此又仁宗立以爲皇子殿下豈可不以仁宗之故特加愛念包容其過失邪況皇帝在藩邸之時以至踐阼之初孝謹溫仁動由禮法此殿下所親見而明知也苟非疾疹亂其本性安得有此過失哉今殿下雖日夕憂勞徒自困苦以臣愚見莫若精擇醫工一二人以治皇帝之疾旬月之間察其進退有效則加之以重賞無效則威之以嚴刑未愈之間但宜深戒左右謹于侍衛其舉措語言有不合常度者皆不得以聞庶幾不增殿下之憂憤殿下惟寬釋聖慮和神養氣以安靖國家紀綱海內俟天地垂佑聖躬痊復然後舉治平之業以授之不亦美乎光又以疏諫帝曰陛下齟齬爲太后所鞠育況今日爲仁宗皇帝之嗣承海內之大業謂宜昏定晨省親奉甘旨無異於事濮王與夫人之時也近者道路之言頗異于是竊惟陛下孝恭之性著於平昔豈一旦遽肯變更蓋婦者聖體未安之時舉動言語或有差失不能自省而外人譌傳妄爲增飾必無事實然此等議論豈可使天下聞之也伏望疾愈之後親詣皇太后閤克己自修以謝前失溫恭朝夕侍養左右使大孝之美過于未登大位之時如此則上下咸悅宗社永安今日道路妄傳之言何能爲損也呂誨上皇太后書言漢馬皇后鞠養章帝勞瘁過于所生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隙伏願殿下循修以爲法度念先帝之顧託體聖躬之憂危宮中閒言不可不察并以書勸帝盡孝道親藥物開陳切至多人所難言乞早建東宮以固本根杜絕闕視慰安人心方帝疾甚時云爲多乖錯往往觸忤太后太后不能堪昭陵既復土韓琦歸自陵下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書付琦琦啟之則帝所寫歌詞并

宮中過失事琦卽對使者焚毀令復奏曰太后每說官家心神未寧語言舉動不中節何足怪也及進對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且曰老身殆無所容琦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懌歐陽修繼言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修又言曰先帝在位歲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深居房闈臣等五六書生爾若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它日琦等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邪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正恐陛下事太后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自是亦不復言太后短矣效吳李燕曰據韓琦家傳謂焚詔謂

書今略加刪潤其它則據蘇轍龍川則志但別志云大臣有不預立皇子者陸進廢立之議既不出主名深恐必無之或當時宜官私有此議非大臣也如家傳所載太后問昌邑王亦竟不知何人爲太后言此今輒改爲左右議聞者庶不失事實別志又云歐陽修獨見常案家傳則云韓琦獨見其勸帝盡禮于太后語意略同今改爲琦等共云云或得其事之實也

先是十月輔臣請如乾興故事隻日召侍臣講讀帝曰當俟祔廟畢擇日開經筵尋有詔直須來春司馬光以爲學者帝王首務不宜因寒暑廢帝納其言十二月己巳始御延英閣召侍讀侍講講論語讀史記呂公著講論語不知不愠曰古之人君令有未孚人心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也劉敞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因陳說曰舜至側微堯越四岳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它道惟其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二人辭氣明暢帝竦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既退王珪謂敞曰公直言至此乎太后聞之亦大喜乙亥淮陽王瑁出閣王辭兩宮悲泣不自勝太后亦泣慰諭遣之自是日再入朝以仁宗御書藏寶文閣命翰林學士王珪撰記立石庚辰命翰林學士王珪賈黯范鎮撰仁宗實錄集賢校理宋敏求直祕閣呂夏卿祕閣校理韓維兼充檢討官敏求時知亳州特召用之是歲遼復以蕭珠